

參賽類別	<input type="checkbox"/> 小說組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散文組 <input type="checkbox"/> 新詩組 <input type="checkbox"/> 台語散文組
作品名稱	家庭戰爭
<p> 如果要寫成一段歷史的話，我的家庭紀年表大約是這樣的：父母期、衝突期、相安無事期、我的家庭真可愛期。智者說：「家庭是第一個社會化的地方。」不知是否每個家庭都是這樣的，在家庭社會化後被其他環境社會化，然後帶著其他環境的影響與父母磨合、抵達平衡，久而久之便一團和氣。或者每個人的個性天定，成為父母子女不過緣分，合不來便合不來。所謂家庭的社會化不過是學習彼此容忍。 </p> <p> 父母期的爸媽顧名思義就只是爸爸與媽媽。爸爸媽媽會逼小孩吃綠色青菜，若是菠菜等正常蔬菜也就罷了，爸媽還會逼小孩子吃秋葵。必須說秋葵簡直是人生中不能承受之重，它長得像辣椒，看起來生人勿近；嚐起來像過於黏膩的人際關係，讓人退避三舍。青菜的來源是爺爺在老家後面的那塊田，每次回老家我們都要去採青菜，爺爺種什麼爸媽便叫我採什麼回去吃。爸媽逼迫我當爺爺田中蝗蟲的後果就是讓我討厭回老家，畢竟只要沒回老家就沒有菜，沒有菜就不會被逼著吃。爸爸媽媽會早上六點半把我跟姊姊叫起來看大家說英語，我常戲稱比賊還早起。同學討論電視上的神奇寶貝，但我只認識彭蒙惠。大家說英語從六點半播到七點半，七點半播的是水果奶奶，而我們不准看。爸爸媽媽會叫只有小學二年級的我看<u>哈利波特</u>，<u>哈利波特</u>之於小二學生可說是微積分之於大學生吧，得花很多時間才能勉強看懂，而且好不容易看完一集還有下一集。 </p> <p> 父母期的爸媽事蹟才不只這些，如果用英文來說的話還有一件事是 last but not least，最後說但最有代表性的事。每次出去玩爸媽都要我寫日記，連去日月潭也要寫。日月潭才距離台中一小時多，怎麼算是出去玩。而且對我來說，那也只是個有大湖的地方罷了，完全擠不出超過三個句子的描述。小時候國小老師說寫爸媽的全名很沒禮貌，我寫日記的時候甚至會氣到偷寫爸媽的全名再擦掉。若是出國的行程那更精彩，其他小孩想買紀念品都是哭媽媽十塊，然後他們的爸媽就會乖乖掏錢，棄械投降的速度比光速還快。我們家的小孩要拿零用錢得要回答問題，答對題數越多錢越多。以至於導遊說故事我得全神貫注地聽、景點解說牌我得一字不落地看，只差沒把那些碑文字畫全拓印一份給爸媽。 </p> <p> 爸媽都是老師，可說是自帶威嚴氣場，讓人不敢反抗。因此父母期時我最大的反叛也就是在問卷上，從民主與權威兩個選項中提心吊膽的把爸媽歸到權威型父母那一類。提心吊膽因為我知道他們不喜歡這個歸類。 </p> <p> 父母期的我選擇服從不惹事，但在衝突期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衝突期，父母俗稱「翅膀硬了」或者「青春期」翅膀硬的小孩愛頂嘴、不聽話、好惹事，並且以此為榮。在班上常常會聽到同學炫耀自己如何忤逆自己的父母。生動有趣如「我今天自己簽自己的聯絡簿沒被老師發現」「我不寫作業所以我爸打我，但哈哈一點都不痛啦」「我超討厭我媽叫我去補習班，我要跟隔壁班的同學偷偷出去玩」。我有記憶以來姊姊一直待在衝突期，是所有小孩的意見領袖。懵懂無知的我於是有樣學樣。猶記得我們做過最荒唐的事就是去玩蟑螂。有一次因為剛消毒結束，媽媽的辦公室裡面有幾隻沒被處理掉的蟑螂，媽媽明令警告我與姊姊不准去碰。必須說衝突期的小孩最愛聽到「不准去」，「不准去」會被我們翻譯 </p>	

成「一定要」。所以媽媽忙完事情回來時看到的就是姊姊跟我把能拿到的塑膠袋全部拿出來，姊姊負責找蟑螂、把沒死透的蟑螂打死，跟班我負責把死掉的蟑螂裝到塑膠袋裡。於是媽媽把我們各鞭數十，驅之別院。這件事情毫無意義，並且我很怕蟑螂也討厭被打。我跟姊姊會去做的原因僅僅是媽媽說不准做。記得我曾經看過一組有趣的圖，第一張內容是媽媽逼著小孩打電動，不許讀書、第二張是媽媽要求孩子在電動比賽裡拿到第一名、第三張孩子孩子尋找各種機會，甚至半夜躲在被子裡偷偷看書。我想衝突期我們硬要反抗的事情根本不是說我們認真的厭惡那件事，我們只不過覺得爸媽說重要的事全都不重要罷了。

在衝突期累的其實不只拼命要反抗的我和姊姊，還有承受反抗的爸爸媽媽。老實說在誰也不能說服誰的狀況下，吵架真的非常累人。就像是個性不同卻被逼著相處的兩人，所謂個性不合好比開車的習慣，有人起步前會先想好要左轉或右轉，先打好方向燈。有人起步後才開始想，急急忙忙的打燈。相處起來不太愉快，但也沒有誰對誰錯。爸爸媽媽跟阿姨叔叔、阿伯孀孀交流的結論是隨他們去。畢竟再勸下去孩子也只會變本加厲，所以在衝突期後期爸媽放棄了他們的權威，讓我自己決定我想做什麼、不想做什麼。

我真的不是很喜歡上舞蹈課，我覺得穿著粉紅色的衣服把自己折來折去很無聊，而且我筋真的好硬，所以我放棄了舞蹈班。我還不太喜歡上英文課，英文單字都又長又難背，去英文補習班跟外師說話還要講英文，所以我放棄了英文班。我也不太喜歡學鋼琴，上課時間一小時回家要練三小時以上，所以我放棄了鋼琴課。我還放棄了畫畫課、放棄看哈利波特。

相安無事期來的很快。沒有了那些課程、沒有被逼著吃青菜寫日記的確沒什麼要反抗的東西了。記得我曾經在書上讀到過復仇的人很難撐過大仇得報的那一晚，因為一直以來是復仇支持他們繼續生活，所以一旦成功復仇生活便失去目標。同樣的，相安無事的生活其實有點無聊。其他同學還在吹噓今日自己又怎麼樣反抗自己爸媽時我慢慢沒有話講了。而被我落下的英文慢慢的對我造成困擾。記得以前我可以很直接的跟外師對話，不需要在中文跟英文之間做切換。但早起聽英文一年後，我開始需要先想好要說的中文，在腦袋中翻成英文後再說出完整的句子。我閒來無事時也不再能靠著畫畫、彈鋼琴打發時間。不過因為我實在好面子，不好意思跟爸爸媽媽提我想要重新上這些課程看看。所以我就只能看著那些繼續學習英文的人代表整個班級去比英文演講、那些繼續學鋼琴的人一個一個通過檢定然後成果發表、那些繼續畫畫的人拿他們的畫作去參加全國美展。還有發現哈利波特真的很好看，好看到我倒背如流所有咒語、別人講書裡的隨便一句我能馬上接下一句。到那時候我才意識到逼我做東做西的爸媽其實是為了我好。然後整日在學校宣傳自己反抗事蹟的同學壓根沒有進行實際的反抗，他們只是嘴上反抗而已，到頭來吃虧的只有為反抗而反抗的我自己。所幸爸爸媽媽給予我無限的包容，他們沒有嘲諷過我無謂的反抗，而是在我流露出一點點後悔情緒時馬上問我是否復課？在我還猶疑不決時我媽媽甚至買了整套原文的哈利波特給我，提議我們一起讀原文書，然後做一本哈利波特辭典。最後我重新去上英文課；自動自發吃甚至是包括秋葵的青菜。衝突期於是變成我的家庭真可愛期。

可愛的家庭是這樣的，爸爸媽媽是會為我兩肋插刀的摯友。我會跟爸爸媽媽分享所有生活的大小事。爸媽最好的一點是爸媽從來不會外流你不想告訴任何人、又不想忍住不說的小八卦；爸媽會殫精竭慮為你考量事情的好壞、不會為了利己而矇騙誤導。最好笑的是

爸媽非常能忍受我講的一些無聊話，我們經常辯論「總統是不是都要長得很好看」或者「性別保障名額到底算不算另一種歧視」這種奇怪的問題。爸媽會讓我感覺被愛、被理解。爸媽種種好處會讓你忍不住歌頌我的家庭真可愛，並恨不得把你擁有這樣的家庭好昭告天下。我不認為擁有這樣全心全意的愛很容易，就像拆盲盒時不一定會拿到想要的那隻公仔。社會教我們如何與人相處，但磨合、各退一步靠的是愛與包容。有趣的是，正是過往的家庭戰爭教會我爸媽對我有無限的愛與包容，我對爸媽也應該要有。除此之外，我們對事情的看法大致相同，不知道是先天即相似或者我受爸媽影響很深。總而言之，因為愛與性格合拍，我的家庭真可愛。

當全家一起窩在沙發上，非常閒散的時候。除了講些東家長西家短的閒事、一些嚴肅的個人困擾以外，我們還能一起笑著聊從前的所有雞飛狗跳。其中的經典故事有姊姊被責備沒有壓扁鋁箔包，心不甘情不願拿起來壓扁時正好將開口正對著爸爸的臉，於是一擠扁，剩餘的飲料就全部噴到爸爸臉上。還有爸爸有一天正在生姊姊的氣，臭著一張臉一動不動，剛學會畫畫的我就在旁邊有模有樣的進行「生氣的爸爸」速寫，殊不知我還沒畫完爸爸就不氣了，我就要求爸爸繼續生氣讓我畫。諸如此類的事件簡直可以寫出一本家庭搞笑故事集。會出洋相的也不只我和姊姊，記得有一天去大賣場採買時媽媽忘記歸還手推車的我，徑直把車開走。發現我被落下的姊姊卻忙著在車上大笑，完全沒打算阻止狂踩油門的媽媽。諸如此類的搞笑事蹟能編成一本家庭笑話。

能降生在這樣的家庭，我上輩子肯定也是非常愛小孩的爸媽。

